

歷史與空間

道南先驅游定夫

張桂輝

游定夫(1053—1123)，名酢，字定夫，號廣平、鴈山，福建建陽長坪人，中國宋代卓越的理學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、書法家。我「初識」游定夫，是從成語「程門立雪」開始的。

程門立雪，盡人皆知。關於這個典故的最早史料有二。一是《二程語錄·侯子雅言》：「游、楊初見伊川，伊川瞑目而坐，二人侍立，既覺，顧謂曰：『賢輩尚在此乎？日既晚，且休矣。』及出門，門外之雪深一尺」；一是《宋史》中的《楊時傳》：楊時和游酢「一日見頤，頤偶瞑坐，時與游酢侍立不去，頤既覺，則門外雪深一尺矣」。《侯子雅言》作者侯仲良，是程頤的內弟（小舅子），對誰是尊師重道立雪程門的第一人，應該更了解、更清楚。所以，他把游酢放在了楊時前面。

長期以來，關於程門立雪第一人的說法，不盡一致。在我看來，誰一誰二，並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游、楊二人重道尊師、虔誠求學的精神。熙寧五年(1072)，剛滿20歲的游酢，從福建赴京師（開封）預考，慕名拜見程頤。了解游酢後，程讀曰：「其資可以適道」。同年八月，程頤之兄程顥任扶溝縣（今屬河南）知縣。經程頤舉薦，游酢到扶溝任管理全縣教育工作的縣學教授。他一邊做好本職工作，一邊向程顥虛心學習。前後三年，學識大有長進。元豐四年(1081)，楊時、游酢相見。在游酢的引薦下，一起到潁昌（許昌）向程顥求教……二人南歸時，程顥目送他們，並深有感觸地說：「吾道南矣！」1093年，程顥去世8年後，游酢又偕同楊時前往洛陽拜見程頤。這才演繹了這個世代流傳的故事。可見，游酢是程門立雪第一人。

我與游定夫頗為「有緣」。1965年，12歲的我，跟隨父母從莆田沿海移民閩北山區建陽縣（現為南平市建陽區）黃坑公社。黃坑距建陽城80公里，山路彎彎，獨一無二，每次往返，都得經過長坪。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，我在建陽宣傳部工作期間，曾經特意前往游酢出生地——長坪鴈山踏訪。那時的游酢故居，只剩下幾堵殘垣斷壁，上面長有現今難得一見的薛荔（涼粉果）。若非有人介紹，不會相信千古留名的游定夫就是從這裡走出去的。只有牆邊依然豎着的那根石質控馬椿，彷彿在告訴人們，歷史上這裡曾經有過的不凡……後來，我改行從事其他工作，不曾對游酢做更多的了解。金秋十月的一天上午九點整，我與妻子在游氏後裔游小芬女士的陪同下，乘坐老同學黃龍敏的私家車，從南平市區出發，前往位於南平近郊約30公里的南山鎮鳳池村福建省文物保護單位——游定夫紀念館尋訪。途中，游女士盡其所知，為我熱情「補課」。這天，適逢2016年南平市社會科學普及宣傳周活動在延平區南山鎮拉開帷幕，為我們講解的朱紅梅女士告訴我，稍後有二百餘名幹部、師生，也將來這裡參觀。我隨即問道，紀念館離城裡挺遠的，平時是否有人前來觀瞻？答曰：有，一年四季都有。既有嶺南塞北的，也有海峽彼岸的。據朱紅梅介紹，全國各地原有多個游定夫祠。可惜，因為戰亂、文革等原因，殘的殘，毀的毀。這座結構精美、風格獨特、保存完好的紀念館，原為「御史定夫游公祠」，係游酢九世孫游以仁、以義兄弟於元丙辰年（1316）創建，後經明弘治、嘉靖、清道光等數次修建，才成現在的規模。由祠堂大殿、祠後花園、祠前「廣平廣場」組成，佔地3,385平米。紀念館大門兩側牆上綴有「立雪程門」四個大字；由清一色花崗石板鋪就的廣場中央，聳立着游定夫塑像供人們觀瞻。

文藝天地

圖：K.Wong

畫中有話



試筆

一百

假日的早上，陽光輕輕透進潔淨的客廳，一名小男孩悠然坐在沙發，正閱讀喜愛的故事書。「明天要中文默書，你還不趕快溫習？」母親梳洗後，瞧見兒子即嚴厲地責罵他。「由上星期至今，我已不斷複習，默過很多遍了。」兒子合上書本，嘗試據理力爭。「難道你忘記了嗎？前次默書，只有九十五分，就是因為你不够努力。倘若你得不到滿分，一切便沒有意義。早前，隔壁的太太，四處張揚自己的女兒默書常常獲得一百分，考試怎樣高分。」母親一臉鄙視，續說：「你如此聰明，也一定可以拿到一百分！」縱然小孩萬般不願，亦只好收起故事書，無精打彩地取出默書範圍，扮作溫習。此時，父親睡眼惺忪地從房內出來。「如此勤力？放假也在讀書？」父親瞧見兒子，順口而出。「恰巧你睡醒了。」母親連忙吩咐丈夫，「我要出外買菜及早點，你替我督促他溫習默書。」須臾，母親出門了，父親亦已洗臉刷牙，兒子則手握書本繼續發愣。「你要用心學習，知道嗎？」父親掏出手提電話，讓指尖在屏幕上舞動，續說：「之前，你不是說過想買一些漫畫？你只要用功讀書，我給你一百元，買你喜愛的玩具及書籍！」由始至終，父親的視線一直鎖在電話上。「嗯！」兒子淡然回應，然後說：「爸爸，不知為何，起床後便覺得很疲倦，有點頭痛。」「不要諸多藉口，繼續溫習！」父親說罷，繼續沉迷在手機世界。兒子閱讀極端熟識的默書範圍，當中談及現今科技發達，人類的平均壽命愈來愈長，假如懂得保持健康的方法，活到一百歲並不稀奇。他感到眼皮很重，書上的文字變得朦朧，在他快要跌入夢鄉之際，聽見母親打開大門的聲音，於是 he 勉強振作起來。翌日，母親提早叫兒子起床，希望抓緊時間讓他再看默書範圍一次。怎料，兒子不幸地患上感冒，無法回校。最終，母親看不到兒子的一百分，兒子得不到父親的一百元，僅僅獲得華氏一百度的體溫。

星池

古典瞬間

青絲

清代的綠營

綠營是清代的漢軍部隊的統稱，最早出現於明末清初。《清稗類鈔》載，明末清軍從遼寧等地俘獲了大量的百姓，作為王公貴族的奴隸，皇太極將其中的一些健壯者組成軍隊，設為左右兩翼，由駙馬佟養性、都統馬光遠統領。後來，隨著歸順的漢人越來越多，入關後，清廷按照滿洲八旗的建制，將漢軍部隊也設為八旗。為了便於區分，規定漢軍全部使用綠色的旗幟，稱之為「綠營」或者「綠旗兵」。綠營是各省的經制之軍，除了關外，分佈於全國各地，最多時有六十萬人，是滿洲八旗部隊的三倍。綠營最初的職責是作為警備部隊，負責地方的治安防務。然而，到了康熙朝的時候，原來最為精銳的滿洲八旗部隊已經腐化，不再具有戰鬥力，故在平定以吳三桂為首的「三藩之亂」時，綠營成為了主戰部隊，並且在此後的一百多年裡，成為了維護統治的最主要的軍事力量。直到太平天國時期，綠營被太平軍擊敗，曾國藩組建了新編制的湘淮軍，稱為「勇營」，取代了綠營的地位。被改編為巡防營的綠營，遂由此而式微。

總督下面有巡撫，巡撫下面有提督，提督下面有總兵，各司其職。通常以鎮為單位，每一個鎮派駐一名總兵，形成兵力的廣泛分佈。「協」由總兵的下級軍官——副將擔任指揮官，帶兵駐守在各個要害部位，協同防務。「營」則是副將以下的各級武官：參將、游擊、都司、守備、千總、把總，分別帶兵把守在各個關隘和繁華市集，負責地方的治安，維持秩序。這種兵制一直延續到清末，在諷刺小說《官場現形記》的第六回，還有關於這種兵制的描述：「傳齊了標下的大小將官，從中軍、都司起，以及守備、千總、把總、外委……」清政府對於由漢人組成的綠營，一直存有較大的戒備心理。清人福格的《聽雨叢談》中載，清代之初，朝廷在以投誠明軍組成的綠營之亂」時，綠營成為了主戰部隊，並且在此後的一百多年裡，成為了維護統治的最主要的軍事力量。直到太平天國時期，綠營被太平軍擊敗，曾國藩組建了新編制的湘淮軍，稱為「勇營」，取代了綠營的地位。被改編為巡防營的綠營，遂由此而式微。各地的綠營，兵卒都是來自於本地，且以地域為明確劃分。綠營有一種類似於預備役的兵制：經過挑選，一部分士兵的子弟成為綠營的預備人員，每人每月可領取五錢的餉銀，稱之為「余丁」。每當部隊出現空缺，就從余丁中考試選拔。只有在招募不到人才的情況下，才到百姓中招兵。綠營的兵卒入伍後，也只能是在本地服役，即使在戰事發生時被徵調到外地，一俟戰爭結束，也要回到原籍駐防，不能隨着統領將官的調動而轉防。這樣做的目的，一是培養士兵的歸屬感。在生於斯、長於斯的地方服役，加上許多兵卒都是出自於軍人世家，較容易形成凝聚力；二來兵不隨將走。清廷規定，綠營的武官不能在一個地方任職太久，不斷換防的將官，無法對手下兵卒形成絕對的控制，便於朝廷管理。綠營的指揮系統分為標、協、營三級。「標」又稱為「中軍」，由各地的最高長官——總督任統領官，起到居中指揮和調遣的作用。

生活點滴

古鎮老店

吳翼民

現在流行古鎮熱，哪個城市都要樹幾個古鎮，弄幾條老街，老街上弄幾間老店，有些地方確存有古鎮和老街的，有些地方早蕩然無存，現在要恢復起來，似乎不恢復古鎮和老街就不古老不風雅，就沒有旅遊的氛圍。古鎮和老街的風情在於老店，那麼老店還像個老店麼？儘管有的老街上的店堂還是老房子老格局，但是稱不上老店了，因為店堂裡的裝飾和人大多新派，譬如說明明是家老式飯店或者老式的南貨店雜貨店酒坊染坊之類，偏偏要掛些香艷女郎的照片和畫像，女服務員也每每穿戴得時髦，化妝得濃艷，做出些搔首弄姿的樣子。從前古鎮老街的老店不是這樣的，老貨、老式裝飾、老派人物、老式姿態包括老式交易。那些老派夥計都笑容可掬、不厭其煩、認真做生意，把交易成功的貨物包裝得更有稜有角，顧客離去的時候必會柔聲道：「再會，慢走。」不會翹着二郎腿哼着流行歌曲、抑或嚼着口香糖。那時的老式點心店，都時行先吃後還賬，都時行「響堂」。先吃後還賬與現在的「埋單」相彷彿，但沒有單子的，單子在堂信

的嘴裡，你吃了多少點心，堂信肚皮裡一本賬，報賬結賬時惘無差錯。堂信的「響堂」功夫都是一流的，除了報賬，傳喚點心品名和顧客要求也別有風味，如唱如誦有板有眼的聲調把店堂和內廚聯結了起來，硬硬稱之為「斷生」，還有「寬湯」、「緊湯」、「乾挑」、「麵澆」、「底澆」等叫法。如若店堂裡要四碗麵或餛飩，堂信必喚為「堂裡又來兩兩碗」，因為「四」字不吉並且喊不響亮。從前古鎮老街的茶館也極有特色，老式茶館都有「正堂」一角，相當於現在賓館飯店的大堂經理，但「正堂」不若現在的大堂經理那樣一本正經，他其實與跑堂一角差不多，在茶館裡鑒貌辨色、迎候各種客人，安排座席、傳喚泡茶、關照泡什麼樣的茶、叫應客人吃什麼樣的點心、吩咐跑堂的到老街上各點心店現買點心等等。自然在「正堂」的支使下，跑堂的服務水準都甚是了得，提壺續水、遞個熱毛巾都若行云流水。從前有些有身份的茶客是有固定座位的，那麼「正堂」必「虛席以待」，考究者待茶客離去後還把這位茶客的籐靠椅又掛到標上，標上掛籐椅成為茶館的一景，以免別的茶

客「染指專座」，真是服務到了家。從前老鎮的老店也搞促銷，有的促銷手段甚至不可思議，即使也跡近「色情」，但絕對的含蓄，別有情趣。我去過的一個古鎮過去有家餛飩店，老闆娘很有些姿色的，被戲稱為「餛飩西施」，還有「乾挑」、「緊湯」、「乾挑」、「麵澆」、「底澆」等叫法。如若店堂裡要四碗麵或餛飩，堂信必喚為「堂裡又來兩兩碗」，因為「四」字不吉並且喊不響亮。從前古鎮老街的茶館也極有特色，老式茶館都有「正堂」一角，相當於現在賓館飯店的大堂經理，但「正堂」不若現在的大堂經理那樣一本正經，他其實與跑堂一角差不多，在茶館裡鑒貌辨色、迎候各種客人，安排座席、傳喚泡茶、關照泡什麼樣的茶、叫應客人吃什麼樣的點心、吩咐跑堂的到老街上各點心店現買點心等等。自然在「正堂」的支使下，跑堂的服務水準都甚是了得，提壺續水、遞個熱毛巾都若行云流水。從前有些有身份的茶客是有固定座位的，那麼「正堂」必「虛席以待」，考究者待茶客離去後還把這位茶客的籐靠椅又掛到標上，標上掛籐椅成為茶館的一景，以免別的茶



古鎮老店。 網上圖片

書若蜉蝣

葉輝

白人危機與身份認同

美國律師、國際法及人權客座教授阿曼達·托布（Amanda Taub）早前撰文，剖析當前的「白人身份危機」（Crisis of White Identity），他引述英國政治學教授埃里克·考夫曼（Eric Kaufmann）之言：「這是關於『我們是誰』的基本問題，作為國家的一員意味着什麼？它是否已經不再是『我們』的國家？『我們』是指佔多數的民族。「像這樣的問題是極為緊要的，儘管不一定通過言語表達出來。」

愛德華·薩義德（Edward Said）在《東方主義》（Orientalism）一書中也提出類似看法，社會身份中主導者在定義本身的身分時，就會將不喜歡的特質設法轉嫁給「他們」，再通過「他們」反過來定義「我們」，此為大多數白人的慣技。

《紐約時報》早前刊出一篇文章，題為《針對亞裔美國人的隱形歧視》（The Effects of Seeing Asian-Americans as a Model Minority），講述了背負「模範少數族裔」此一刻板印象給美國亞裔所帶來的困擾，經常稱讚亞裔刻苦工作而從不抱怨時，不免會忽略他們的形象及領導特質，從而造成「竹製天花板」（bamboo ceiling）效應。

當世人談到「種族問題」時，首先想到的往往是非裔、亞裔等少數族裔，那就意味着白人的「白」（whiteness）乃無色透明，可隱匿甚至消失於語言深處；種族研究學者將此一現象定義為「隱形的大多數」（the invisible majority）。

美國學者雅利·霍克希爾德（Arlie Russell Hochschild）著有《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：美國右翼的憤怒與哀悼》（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: Anger and Mourning on the American Right）一書，她在路易斯安那州的農村實地考察了四年，指出當地深藏著失落感，她筆下的人物往往覺得自己為了登上美國夢的山巔，經歷了漫長的輪候歲月，但登山的隊伍已放慢速度，甚或停頓下來了，而那些移民、黑人和其他外來者仍不斷插隊。

此所以對很多白人來說，取得「獲得性身份認同」的機會，似乎已變得遙不可及了，而取得「先賦性身份認同」（亦即他們的「白」）就變得比以往更加重要：賓夕法尼亞大學政治學教授丹尼爾·鶴健士（Daniel Hopkins）有此發現：民族或種族的急劇變化，引致反移民政策已成為難以逆改的規律了。大多數白人常將民族與種族身份混為一談，事實上，對白人而言，身份認同乃支撐他們的世界最重要的支柱之一，到了今天，白人的優越感似乎備受威脅；而2016年非比尋常的政治局勢更為複雜，在英國，來自南亞的移民投票大力支持「脫歐」，聲稱可望限制中東移民，以增加更多來自南亞的移民配額。

其實英國從2004年到2014年，十年來非本土出生的人口增長了66%，在不久前的全民公投中，投票選擇「脫歐」的人士大都聲稱，移民問題乃他們目前最大的隱憂；考夫曼及其加拉夫·夏里斯（Gareth Harris）發現，居住在那些人種快速多樣化地域的英國白人，更傾向於投票給右翼的英國國家黨。